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古鐵劍

篆刻家，牙石竹根，無不捉刀，唯玉章堅硬，輒見之生畏。或曰：「蟾蜍肪塗之，軟如蠟。金剛石鑽之，爛如泥。」試之，均不驗。歛有方生雪蓬，刀法得家傳，然刻玉，亦深恨不能得利器。偶游揚州，市上見骨董家有古鐵一方，苔花斑剝，隱有篆文，較以秦尺，長五寸許，寬一寸許，知為古物，悄以青蚨二百，購之歸。試削磷玉，紛紛落，然笨拙無鋒芒規角，不能刻。懸針蠶尾，就石磨礪，石損而鐵無恙。送諸冶師，改鐵筆，熔爐中三日，如紅蓮花瓣，取出火，即堅，不能剖，不能卷。遍詢冶師，皆不知其原與訣。

旋游蘇台，訪之久，聞人云：「餘杭西湖邊有仲叟，世傳鑄刀劍，或有秘密法。」生訪之，果有叟，鬚眉如霜雪，溫雅若儒生。以鐵示之，並告以故，求玉成。叟曰：「不意垂暮年，尚能寓眼，眼福不淺哉！」曰：「是究何物？」曰：「此昆吾古劍頭也。僕之祖若父曾言之，而未能見。僕馬齒加長，見僅第一次。成就自有法，然工值須朱提二百金方可。」生以值太昂，出三□金，不可，再加一倍，仍不可，笑曰：「此寶物也，五金之精，凝結於此。又入土久，得山川秀，已通靈；煉得法，可得鐵筆三枝，不假雕琢，一鑄石，較之泛常銅器已無敵，二鑄銅鐵之屬，三鑄晶玉之屬，如刀斲木，其指揮如意，真無上品；售一即千金，區區工值，尚以為昂乎？」生怒攜之去。曰：「郎君莫錯過，僕衰老，將就木，倘過此，則茫茫天壤，永無能辨者。其負此寶物乎！」生不聽，竟去，奔馳三年，迄無一遇，不得已，仍往覓叟，願如數為酬。叟曰：「郎君既去，又何必來？論倔強，當見絕。然僕欲為人間多一寶，盍先以金來，明晨坐視，炊許時即成。」生晨即攜金往，先兌與叟，叟邀生坐肆門品茶，童子開爐，炎炎甚熾，叟亦坐，與生閒話。倏一女丐來，污穢非常，面垢盈掬。叟呼丐坐矮几上，酬青蚨二百，願代為櫛髮。丐得錢，亦不問云何，聽之。叟高坐，袖出小梳，為丐櫛之。髮垢已兩捧，遣丐去。旋又呼別丐，如法為之，垢更多。已乃對爐端坐，口喃喃若勒勒者多時，塗垢於鐵，就火灼，灼復塗，塗復灼，如是□餘次，垢盡矣，鐵忽放五色光，轟作奇響。視之，已判為三，端正條直，取出，略鍛鍊，即為鑄文；一曰「切玉」，二曰「斷金」，三曰「鑄雲」。又出紅石如瑪瑙，磨須臾，即湛湛如碧芙蓉，利刃也。叟拂拭付生，曰：「願郎君世世珍藏，勿墮勿棄。」

生攜歸，急試玉之至老者，無堅不入。遂仍返竹西，日賣篆玉章，一字銀一兩，索刻者戶外履常滿，由此大富。惜咸豐三年，匪至城陷，生且不知何所歸矣。

懷儂氏曰：炊米之杪，斷戟同沉；繞指之柔，敝帚誰惜。天下不完之物，豈盡廢材耶？要在無正法眼藏耳。噫！薛燭不逢，張華已渺；茫茫天壤，知己何人！